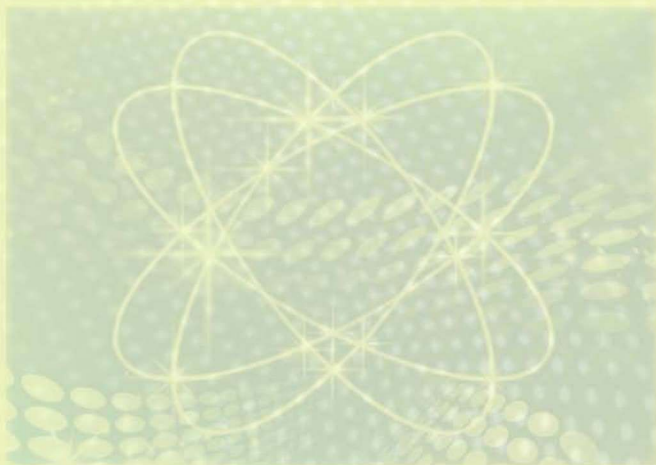


最受学生喜爱的哲理美文 7

心灵有约

苗桂芳 主编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灵有约/苗桂芳主编.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11. 1

（最受学生喜爱的哲理美文；7）

ISBN 978-7-5451-1095-1

I. ①心… II. ①苗…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世界 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8364 号

责任编辑：段扬华柳海松

责任校对：顾季

封面设计：唐文广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110003

电话：024—23284469

E-mail: dyh550912@163.com

印刷者：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发行者：辽海出版社

幅面尺寸：140mm×210mm

印张：45

字数：800 千字

出版时间：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98.00 元（全 10 册）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前言

许多人为了领悟人生哲理费尽心机，殊不知一滴水里蕴藏着浩瀚的大海，一则短小的文章中孕育着博大的智慧。一个故事可以影响人的一生，一则美文可以改变人的命运。触动生命的美文珍品，千锤百炼的天籁之音。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勇敢去爱，有足够的坚强去宽容，有足够的度量去为别人的快乐而高兴，有足够的睿智去理解充溢于我们身边的爱，那么我们便可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千万别珍藏什么东西去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一个机会，不论何时，生活应该是一种享受的过程，而不是等待。当一扇幸福之门关闭时，另一扇便会开启。可大多数时候，我们却因过久地凝望那扇紧闭的门，而忽视了另一扇早已敞开的大门。说出感谢不仅能让他人的世界更明媚，也会点亮你的生活。如果你觉得失落，不被关爱、不被欣赏，那就试着去接触他人，也许这正是你需要的一剂良药。

此套书收录的经典哲理美文，其内容涉及人生的方方面面，力争在给读者带来一种与众不同的视觉享受和想象空间的同时，也会给忙碌的现代人带来一片憩息心灵的家园。

目 录

来自天堂的问候.....	1
雪	2
飘雪国度	4
雪地里的红棉袄.....	7
梦一样的微笑	10
趋近自然	12
共同的家	15
错出来的温情	18
人生的阳光	20
烤火.....	22
躺在母亲身边	24
捅马蜂窝	26
温暖的小吃摊	29
春从何处来	31
农村调研报告	33
树木的美感	36
苦楝树	38
枣树，枣树	40
老家的枣树林	45
向柿子树道歉	50
树这一辈子	53
老神树	56
敬畏古树	58
柳梢	60
鸟是树的花朵	62
我的秋收全是情.....	64

乡情如酒	66
回乡魂	69
故乡的年	71
根在北方	73
父亲的庄稼地	74
故乡的山脉（外一篇）	77
父亲的家园	79
小路悠悠	82
回家	83
秋风故乡	85
家乡的风	87
训诫	89
桥的回忆	91
顺义，永远的家	93
铁锹是个好东西	95
乡村啊乡村	98
边村夜色	102
消失的故乡	104
心是一把铁勺	106
窗外人生	108
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	110
目光的第二次给予	112
站在烦恼里仰望幸福	114
雨和舞	116
观海	118
心是一方水土	120
瓦片的记忆	123
快乐是生命开出一朵花	125

城市片段（节选）	128
一闪而过的念头.....	131
青龙偃月刀	133
孤舟.....	136
给自己的空间	139

来自天堂的问候

看着，看着，南京，飘下了多年不见的漫天大雪；雪停了，太阳出来了，我们的呼吸，我们的眼睛，变了一个世界。

记得雪花的结晶体在无数的教科书和艺术图册中出现。水，在天上转身、造型，力学、化学、美学、天文学，人类的智慧和才情依然面对着困惑。不过，这一点也不要紧，孩子们欢天喜地，冬季奥运的旗帜照常升起。

生活，在大雪纷飞之时，在冰天雪地之中，有了一些不便。抱怨和焦急一瞬间就过去了，自然而然地是放慢一下自己，不再那么忙碌，好似雪花悄悄悠悠地从天而降。

下雪了，尘埃落定，庄稼安睡，大地滋润。在雪地里，在茫茫的旷野之中，脚踩下去，每一步都是稳稳的，生命的节奏真实得清晰可见。

大雪封门，一个人，想念变得纯静遥远；若有亲人朋友相聚，收不住聊起往事、趣事，天下大事。原来，每一个人其实都会是孩子，都会是军机大臣。

雪，定格在空间。我们的摄影同事迎来了盛大节日，他们像狼一样，在猎物面前窜前窜后，两眼放出奇异的光色。这样的饕餮，情不自禁欲与他们分享。

这是一个与惊喜渐行渐远的时代，突然间，好痛快的一场大雪，那一定是来自天堂的问候。

雪

我小的时候，很是孤独，于是经常就在小伙伴家玩。玩得多的，是一个叫冷小七子的家，他们一家对我很好，他还有妹妹，长得纤纤细细，一笑一嘴整齐的米牙，人很好看。我冬天多呆在他家厨房里。厨房里暖和。他们一大家子人，也在厨房里，有时打牌，有时也就闲谈，边闲谈边剥花生吃。吃了一地的花生壳。——我在他家呆那么久，很晚了，我该回去睡觉了。

一开门，一股寒风就袭进来，人就打个冷颤；低头一看，呀！下雪了！雪把门槛都给盖住！好大的雪。院子里雪白雪白的，天空中还在飘着，静静的，没有一点声音。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清凉清凉。刚才在暖暖的屋里还有些困，一下子就清醒了。

我一脚高一脚低地踩着那干净的雪回家。脚下咯吱咯吱地响，很好玩。我有点冷，有时也有点怕（因为是个很深的巷子）。只我一个人。那个小巷子静极了。每家门槛都被雪白的雪覆盖了，有的门“达扣”、把手上都是雪。整个小巷子都是雪白雪白的雪，和我来时不一样了。我回过身看看，在清冷的雪光下，后面只有一条我走过的雪痕子。

我悄悄地走到自家门口。门口的鸡窝也被大雪覆盖了。鸡听到响动，在鸡窝里“唧唧喳喳”的。我轻手轻脚的开了门，不开灯，摸黑钻到被窝里。被窝里刺骨的冷。我孤独地睡去。

有一年冬天，一场大雪之后，我到五姑姑家去。五姑姑家在北乡。我走到半路上，突然又下起了雪。我走着走着，雪越来越大。本来路就不熟，那样的村道都被雪覆盖了。我迷路了！那些路边的村庄，在新旧雪中，仿佛穿上崭新棉袄的乡下娃，都一个模样。我踩着小腿肚深的雪，艰难地走着，几乎绝望了。路边的人家本来不多，门又都关

得紧紧的。整个田野没有一个活物。我越走越紧张，心都要从胸口跳了出来。忽然在远远的地方，我见着一个火红的衣裳。我加快脚步想赶过去问路。快到跟前，见那“红色的棉袄”的胸口抱一大捧碧绿的水芹菜！一个女人，红衣，绿的植物，在一望无际的雪地里。简直就是一幅画！走近一看：姑姑！我的五姑姑！我大叫了一声：

“五姑！”

五姑回头一望，那个惊喜：

“你怎么来啦？！”抱着一胸的碧绿愣在那里。

——我？我真想一头撞到五姑的怀里！

进了屋，五姑掸掉我满身满头的雪，从烧得红彤彤的锅膛里，给我掏出一个滚热的红薯。我扎叉着手接住，烫得我颠来倒去地哈气。红薯香极了！

稍大一点年岁的时候，我有了忧伤，于是爱好上文学。那简直是痴迷极了。我们有了一个小圈子。有时几个文友彻夜长谈，多以西门小街钱家为据点。深夜我从西门小街回家，街上没有一个人，在小巷中，听到的只有自己的足音。冬天，有时下半夜一两点，一推门，呵！外面又是一场好大的雪，把一个县城埋得严严实实。屋顶、草垛，门口斜放着的篮子，都被雪覆盖了。连墙边扔的一只烂皮鞋，里面都是满满当当的雪，仿佛是上苍偷偷给我们人类送来的礼品。我踩着崭新洁白的新雪，足下吱吱有声，高一脚，低一脚，走在西门老街的深巷里，可是内心一点都不寂寞，却有着无尽的温暖。一个晚上的长聊，仿佛自己又有所收获，内心自足而快乐，并不感到时令是如何变换，岁月是如何悄悄流走。觉得反正年轻呢，生命还长，总是有做不完的事，读不完的书。

我带着新雪一样的情怀，去做一个美丽的梦。

飘雪国度

昨天一直忙到凌晨四点多，最后离开录音室时，几乎是带着求饶的意味。今天醒来开会，之后再去看医生。医生见到我这个常客，一直摇头。拿了药陪小王子玩了一下，他睡了我也睡了，就这样一直睡到晚上，忽然醒来，才发现睡了好久。

忍不住换上衣服走走，一个人独坐在咖啡店里，喝茶发呆。

从玻璃往外看，雨绵绵地下着。路面显出了霓虹的光，泛着黑色湿亮的沥青。咖啡店里人出奇得多，话语声低低地飘在温暖的空气里，我把随手带来的书翻出来读，一种渴望远行的情绪，涨得饱饱满满，仿佛如果能搭上夜行班机，我就会不顾一切，什么也不带地离去。

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

是川端康成的《雪国》，每一次感觉生活的空气越来越稀薄时，就会拿这本书来读。每一次看到这有一个有名的文学出场，心里就会泛起一片荒凉却温暖的雪地场景。我是一个很喜欢孤单的人，以前住日本时，常常也是忽然想走，便拿起行囊，带几本书，搭上新干线，没有目的地往前去。前行时我总是一点也不害怕，只是一心一意想见到大雪飘落满地。那种对雪的渴望，莫名的浓重。

总是这样，夏天向往海洋，冬天想见大雪。

我还记得其中一次的远行，当时在日本出专辑，疯狂地巡回工作了三个月后，我觉得自己只剩下了身体，人的内在全被掏空。

每一次拜访完一家电台、一个唱片行，我和经理人总是在离去时要点头再点头。为了节省时间或费用，我们常常会步行去坐地铁，我的经理人是一个胖胖的摇滚客，留着长长的头发，络腮胡。总是皱着

眉深思熟虑。有一回我和他在京都，做完最后一个电台，两个人决定走回饭店顺道吃京都的拉面。

那晚的路面积着薄薄的雪，在路灯旁的雪堆已经被车子喷起的水渍染成黑色。说了一天的话，两个人都疲惫不堪，他一直在我身边沉默地抽着烟，印第安式样的靴子踩在雪地上，还发出咔、咔、咔的声音。

京都的街道小而迂回，霓虹看板低低地遮掩着天。经过的小店总有人吆喝着欢迎光临，接着小木格门便嘎吱一声打开。那一天我们两个一大一小缓步地走着，我忽然感觉大胡子和自己很亲，亲得如同家人。

才发现生命里好多擦肩而过的人，现在都失去了音讯。当时以为会一直在一起，所以感谢的话都没多说。

后来我的唱片在日本渐渐卖了起来，我还记得他某一晚醉醺醺地告诉我：“太好了！太好了！小静！每一次我看到你小小的个子走在我的前面，什么苦也不说，我总是很心疼你啊。我常想，你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国度、亲人、朋友，只为了做好自己的梦，我总是想，哪一天我一定要让你有所收获啊。”

我记得那天我们喝了很多清酒，我也醉了。醉了以后我们还一直唱着自己的主打歌，笑闹个不停。

晚上他搭着我的肩走回住处，走着走着忽然不见了。他忙回头看，才发现我掉进一个洞里，一下从他身边消失。他当时笑翻了天把我拉起来，洞很深，我的脚微微擦伤，他拉起我后，我们两个便坐在大街上一边喘气一边大笑。然后他俯下身来看我的脚，我看着他胖胖的身躯困难地弯着，忽然再也忍不住地号啕大哭。

现在回想起来，才发现，我的这一条道路并不是我一个人走出来的，而是好多好多人在转瞬间给予的。

像跑接力赛一样，我就是那一根棒子。而这些人们，总是小心翼翼地握着我，奔往前方，准备交给下一个接棒的人。并且，一直充满信念的，将我带向那个荣光的终点。

这些过往的人如同生命的灵光乍现，在某一段时间，珍爱着我、护送着我，让我一直往自己的梦想走去，替我承担了许多苦难折磨。

雪地里的红棉袄

那年的雪真大。

大雪不间断地下了三天三夜，雪花像娘做棉袄的棉絮，在木格子窗外大片大片慢悠悠地飘，把娘的心飘得火烧火燎。刚开始飘雪团的时候，娘就把家里能烧的柴草背到堂屋的灶旁，除了担心爹，我们在炕上围着娘很欢喜。炕是火炕，暖烘烘的，烧炕的锯末是爹冬闲帮人家打家具剩下的。爹出门了，他挣来的温暖，可替他守着他的老婆孩子呢。夜晚，院子里传来“喀吧喀吧”的声音，娘披衣起来，一边借着雪光往外看，一边宽慰我们：“有啥怕的，娘在家呢……哦，树枝让风刮下来了。”

她上炕来，却不躺下，倚着墙不作声。

“娘，你咋不睡？”

“也不知你爹啥时候回来。这大冷天的，他的棉裤可不厚实……”

我想得跟娘不太一样，我最想我的红棉袄。我三岁那年的正月，二爷爷卖草鞋回来，送给爹一个咸鸡蛋下酒。爹切开的时候，鸡蛋里那汪橙黄的蛋黄，让爹舍不得吃。他闻几下，小心地喂我吃了半块。夜里，我就咳嗽起来，一咳嗽就是一个月，以后每年如此，毫不间断。娘说，爹做生产队长，秋后都要外出开会一个月，这一个月里，爹吃得好，又不累，出门前又黑又瘦，回来就变得白胖。可接下来，爹就提心吊胆地等着我的咳嗽，把他身上的肉再咳下来。爹的外出学习也加了一项任务——淘换药方子。芦根泡的雪水、炸过的陈年豆腐、冰糖焖木瓜、艾草煮鹅蛋……我一个个的药方吃过去，爹的煎熬还在继续。

十一岁那年，爹听一个老中医说，我这毛病，如果十五岁之前不好，就是一辈子的病根。爹跟娘没了办法，求村里通仙术的六奶奶。

我躺在土炕上，六奶奶将娘买来的黄裱纸点燃，绕着我的身子旋转，口中念念有词，我在被窝里憋不住，一下“咯咯”笑出了声。娘给了我一巴掌，那是记忆里她第一次打我。六奶奶临走时寒着脸说：“明年，就看孩子的造化啦。本命年，正月里给她穿一件红棉袄，避避邪。”于是，腊月二十临时外出学习兄弟省市农业先进经验的爹要买件红棉袄。我不管什么避邪，有一件买来的红棉袄过新年，村里我可是第一个。第三天早上，太阳出来了，娘打开门，铲掉门口风旋来的一米高的雪墙，在昨天院子里扫就的雪堆上，看到了一只兔子的尾巴。兔子当然不是撞死的，难道一堆雪会撞死一只活蹦乱跳的兔子吗？可它明明就是一头扎在雪堆上，然后被夜里的雪几乎盖住了整个身子。兔子身子僵僵的，怪可怜，一点也没有夏天在野地里发现它们时机灵活泼的样子。

“这大冷天，兔子都冻死了，大概饿得没办法，来村子找食。”娘一边拾掇兔子，一边满腹心事。

弟最高兴，过年了能吃上兔子肉。

小清河上的冰结得老厚，拐子叔用镐头砸了一个上午，还是空着水桶回来，他说小清河冰冻干了。二爷爷下雪前下到河里兜银鱼的渔网也提不上来。娘把院门外田野里的雪用水桶盛回来，倒在大铁锅里，借锯末的浓烟融化。年二十九了。傍晚，我和娘站在村头等爹，把地瓜饭都等凉了，也没见到爹的影子。我们草草吃过饭，吹灭煤油灯，躺在火炕上想爹。“吱扭”一声栅栏门响，爹进了家门。

走进屋里的爹一瘸一拐，他一边口齿不清地吩咐娘端来一盆未融化的雪，一边从身后的包袱里掏出一把山楂，一件通红通红的棉袄，递给坐在火炕上眼巴巴看着他的我们！

爹躺在炕上，娘把雪放到爹僵硬的腿上脚上，用力地搓着；我和弟听娘的吩咐，把两块砖在灶洞里旺火烧热，包上手巾，放在爹的前心后背。一袋烟的功夫，爹缓过劲来，稀溜着熬热的地瓜汤，说：“差点回不来了。”

二百多里的雪地，爹徒步走回来。这样的雪天，根本没有车通行，开会的同行都已经接受安排，住在外省的招待所里，准备过年以后再回来。爹走了三天，夜里找人家住下，终于在年三十前赶回来了。

大年初一的街道上，我穿着火红的棉袄，走在一群穿着粗格子布上衣的伙伴中间，将整条街道照亮了。那天，我也留下人生第一张照片：远处小清河坝上的树木若隐若现，近处白雪皑皑的田野里，我的红棉袄似乎要将整个严冬融化。整个正月，我没有咳嗽一声！

那年，爹落下了一辈子也没去根的风湿。

梦一样的微笑

雾真大。

这几天雾真大。

雾在城市的街道上低回，轻烟一样，只是湿湿的。城市的天空早早地昏暗下来。那些忙乱和焦躁的汽车，也早早地打开了车灯，它们像甲壳虫一样地爬行。路边的行人，也在匆匆行走。那些男人，女人，老人，他们脸上没有表情，在匆匆地赶路。年轻时尚的女人，斜挎着皮包，脚步匆匆——回家？约会？看电影？女人走过天桥，脚下很有力量。她们脸上的表情是自负的，是安静的，是甜蜜的。那些年轻的女孩，脸上的表情是单纯的，是和这个低回的浓雾的天不一样的。

我走过一家邮局，进书报亭浏览了一番报刊，各种杂志书报林林总总，眼睛睃巡一番，并无所获。出来，走过天桥，我拐进一家小书店，这是一家常来的书店，什么书放在什么位置，心里都清楚得很。增加了什么新书，我大抵会一眼发现。常会走过去翻一翻，又放下。买和不买都是一种习惯。进书店逛逛，是一种生活方式，与买书无关。

黄昏完全降临。路灯昏黄无力。

街道上的汽车，已不似先前那么拥挤和焦虑，行人也少了许多。

我走出书店，本意去一家豆浆店。可走过一个面包房，我却拐了进去，因为一个女孩。这是一个梦一样的女孩，她梦一样的眼睛，和梦一样的脸庞吸引了我。她推门进去，面包房的门铃叮铃铃一阵脆响。面包房的灯光总是很美，那些面包在灯光下，发出诱人的色彩：荞麦面包、三明治、蛋塔、毛毛虫……面包居然叫毛毛虫。只是因为上面撒了许多肉松。

我绕着面包走一圈，选了几个面包，随性要了两个蛋塔，走向收银台。5块3毛1分。大概现在只有面包房还收分币，想必面包利润

微薄。我找出了 5 块 3 毛钱，还在身上乱翻。那个女孩走了过来，侧身挤到前面，见我在身上乱翻。她说，我给你付一分钱，说着从钱夹里找出一分钱，给了收银员。我说，那怎么好意思。她一笑，那是怎样的笑！她说，没关系的。她说话时，眼睛里自自然然。我看了一下她的脸，真美！青春的美，健康的美，梦一般的，梦一般的……

我一时脚下有点迟疑。走？还是不走？是个问题。

我被一种美凝固了，胶着了。我的心被梦所包围。这个世界真美好！

我走出面包房。一回头，那个女孩已坐了下来，坐在绳索吊着的摇椅上。她看见了我。我朝她挥挥手。她笑。那样的笑！青春的、健康的！

隔着面包房透明的大玻璃，她在给我笑，梦一样的笑容。

洁净的面包房，面包在灯光下，发出诱人的色彩。

湿湿的雾，已贴着城市街道的地面。雾，缠绵在脚面上。我踢雾而行，并不回头。